

王府井大街刺王克敏

文修

自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中日大戰爆發，迄民國卅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正式投降，前後八年間誠我國家民族遭受空前之浩劫，中華兒女奮起抗敵，寫下無數可歌可泣的壯麗史詩，其中最足傳的，應該是在淪陷區裏出生入死，冒險犯難，那些地下工作者的驚人記錄。以下的這一篇「王府井大街刺王克敏」，是作者親與此役的一篇實錄，由於其文字之生動流暢，益增其傳世的價值。

王克敏，杭州人，生於廣東，遜清舉人，直隸觀察使，留日學生監督。民國六年起三度出任財政總長，我國的關稅條例，便是他制定的，民國二十四年他因日會土肥原支持，出任北平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抗日戰起，他視顧事敵，與王揖唐等組織偽華北維新政府，並任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實為老牌漢奸之一，作者此次行刺，雖中副車，但是王克敏畢竟於抗戰勝利後下獄，旋因烟癮和宿疾同時發作，瘦斃獄中。

— 編者 —

七七抗戰後我滯留北平，擔任華北遊擊隊情報處的工作，每晚在樓下寫報告，翻譯密碼，查地圖和播送情報，常常工作到夜深尚不能休息。就在這樣緊張的日子中，情報部有命令下來，要我進行刺探日本某項軍事上的情報。於是我的生活轉變了方向，把時間全花費在一切交際場所裏。我去參加北京飯店每禮拜六的茶舞，去沙漠咖啡室小坐，到軍人俱樂部去打撲克，玩輪盤賭，剩下的時間，就消磨在北海和青年會的滑冰場上。在這些交際場合裏，我知日本軍駐華北參謀部的一些高級人員混得很熟，但這些軍人都有過很好的訓練。他們在異國人面前，絕少談到軍事問題，所以我的工作毫無頭緒；又因生活和心情上的沉重，健康變得很壞，乃邊醫生的囑咐，每天早晨去東交民巷，騎半小時馬。一天天下去，我的健康竟跟我的騎馬技術一樣，日有進步。

一天早晨，因為偶然的故事，停頓了我每天照例的運動，但在黃昏的時候，我却又拉着馬鞭馳騁在東交民巷濃綠的槐蔭下。經過法國麵包房時，正是麵包出爐的時間，我把馬交給馬夫，想進去買些點心回去。

買了兩聽咖啡半磅糖果以後，店員告訴我黑麵包還得等五分鐘才能出爐。因為我喜歡黑麵包，所以我預備等候了。欣賞着玻璃櫃裏蛋糕的精巧花樣。我有一份難得的輕鬆心情。

「日安！」一個外國女孩子走進來和店員打着招呼，我驚訝她那長長的兩條金色辮子，和一雙深藍的眼睛。這眼睛使人想到海的深遠和美麗，面部輪廓的線條有些過於細膩，在好萊塢最出風頭的明星裏，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面龐，她使人感到甜蜜和親切；所以就容易感到通俗和平凡。但那雙眼睛却帶給人高貴的莊嚴。她買了四

匣葡萄乾後匆忙的離開了店門，一隻細紗的白手套遺落在地上。

「哈囉！你的手套。」我用英語喊住她，把手套遞過去。

「謝謝你！」嘴角上浮起一渦微笑，她竟說得很漂亮的北平話。

我看到她走進店旁一座綠漆的鐵柵門裏。從此我每天早晨騎馬時，必經過綠漆的鐵柵門；也常常會遇到那個外國女孩子。

情報部已幾次在催促，而我的工作竟不能如願的有所獲得。

一天早晨去騎馬，天陰沉得很，雨意頗濃，我計算十五分鐘可以跑回馬房，所以沒有穿雨衣。拿了兩本書，準備帶去看，剛剛跑了一段路，大滴的雨點就開始落下來，我想到附近咖啡店裏去避雨，順便吃杯早茶牛奶，經過綠漆鐵柵門前

，看見那個外國女孩子，披了雨衣站在那裏。
「早安！」她笑着招呼我，「不想進來避避雨嗎？」

我勒住馬韁，揩着頭髮上滴下來的雨水，兩沒有立刻停的意思，她閃在門旁似乎在等待我進去。看看腕上的錶是七點半鐘，於是我準備花半點鐘的時間，進一步結識這位外國小姐，這自然還是爲了我的工作。

遠在一個禮拜前，我陪一個朋友赴音樂會回來。因爲天熱，就跑到法國麵包房，吃杯冰解解暑。不知是音樂會帶回的情緒，還是黃昏使然，吃過一盆刨冰後，我們都沉默着。從窗子裏流進來微薰的晚風，有一陣輕快的馬蹄聲掠過窗去。

「伯爵夫人散步回來了。」紅鬍子的法國店員端來一盤新烤出的夾心餅乾。我看見一個外國老太，和兩匹多毛的洋狗，坐在一輛敞蓬的四輪馬車上。車子停在綠漆的鐵柵門前。

「伯爵夫人在這裏到是個高貴的名稱。」朋友燃起一枝紙烟望了窗外說。

「是個舊俄的貴族。」紅鬍子滿興緻的說。
「唔！一個白俄。」朋友帶了愉惡的聲調。他的話我不感覺興趣，但是伯爵夫人停車的地方，使我想到那個美麗的藍眼睛的女孩子。

「講講伯爵夫人的故事給我們聽好不好？」我把一杯冰凍啤酒擺在紅鬍子面前。

「怎麼？你對伯爵夫人這樣發生興趣嗎？」朋友見了我說。

「解解黃昏的寂寞不好嗎？」把雙手支了下巴，靠近桌前，我擺出聽故事的姿勢。

「安娣娜是逾越節那天，伯爵夫人從聖彼得堡的路上檢來的。」

「安娣娜？」我有些不解的望望紅鬍子。

「常常來我們這裏買糖果的一位小姐。美得很，尤其是兩個眼睛。」這使我記起那個外國女孩子。

「伯爵夫人喜歡安娣娜嗎？」

「自然，從俄國逃亡出來，就是他們三個人，夫人和安娣娜，還有一個廚娘。」

「……」

「在哈爾濱住了五年，九一八以後又來到北平。」

「……」

「近來，安娣娜和伯爵夫人鬧了意見，她反對一位堂兄替日本人工作。」

「怎麼，你是說他的堂兄？」我的英語講得極壞，可是聽的能力並不太差。紅鬍子的話轉移了我的興趣。「一個白俄在替日本人作什麼樣的工作？」

「哈囉，一杯啤酒，一客牛排。」紅鬍子被隔壁的客人喊走了，我想探詢的話竟未能聽到。

×

×

×

安娣娜遞給我一隻高脚玻璃杯紅茶。依照舊俄的習慣，茶裏摻進多量的牛奶和糖。拊起一塊餅乾，我注意到房間的佈置。這好像是一間書房。除去幾張沙發外，四壁擠滿了書櫥。兩扇落地的玻璃長窗，厚厚的地毯，摺着幾層由淺到深的綠色紗簾。我猜想，主人應是個愛書本的學者，會是安娣娜嗎？

「你的馬騎得非常好！」安娣娜笑着說。

「並不好，只是喜歡騎。」我把被雨打濕的書頁晾在桌上，安娣娜抽出一頁當天的報紙端詳了半天。

「告訴我，列寧格勒怎麼樣了？」

「不相信我們的報紙嗎？」我奇怪的回答她。

「不，中國字很難認呢！」我才恍然。她雖說得一口漂亮的中國話，却並不認得中國字。

「德軍距列寧格勒還有十公里。」

「唔！」安娣娜的眉毛憂鬱的皺了起來。

「你擔心列寧格勒的陷落嗎？」

「我慚愧自己在這裏過安靜的生活。」

「……」

「怎麼，我的話觸犯了你了？」是我的沉默，使她顧慮了我的國家也在砲火中。

從此開始我們的友誼。也許因爲我和安娣娜全是女孩子的緣故，她不懷疑我和她來往是有用意的。

在安娣娜生日的跳舞會上，我認識了她的堂兄伊凡諾夫，從情報處我知道他的中國名叫路費，擔任的工作是日本駐華北司令部的高級參謀。三個月的限期已滿，我的工作依然不見進展。

是一個落雪的日子，情報處的一個朋友江寧，從西郊趕進城來。

「怎麼，你的工作還不能完成嗎？情報處第二個命令又下來了。」江寧抖落衣服上的雪花說。

「華北掃蕩戰的軍事計劃圖，我已經有了線

索，可是還得等待時日。」

「一張地圖要這麼困難？」江寧不耐煩的搔着頭髮。」

你進城來只是爲了催我加快速度嗎？」

「不！還給你帶來了好消息。」

「是你剛才所說；第二個命令。」我懷疑的望着他。」

「但也不完全是命令，他們給了你選擇的機會。」江寧把一枝白朗寧手槍，遞到我手裏。我順手拉開槍膛，裏面裝滿了子彈。

「是一把好槍，那個有福氣享受呢？」

「一個僞政府的要人！」

「誰？」我注意的望着他。

「王克敏。」江寧壓低了聲音看了窗外一眼。

眼。

「哦！」

「情報處認爲臨時也許會戒備過嚴，小姐們比較方便些，並且你的射擊技術，還相當有把握。」

「……」

「所以命令了我們兩個人。」

「……」

「自然，這是一件有生命危險的工作，你有選擇的權利。」

「哈囉。」輕輕的敲了兩下房門，安妮娜穿了短裝，頭上戴一頂紅呢小帽，背着冰鞋走進來。

「哦，對不起，你有客人。」她抱歉的對我笑了笑。

「不，正歡迎你來。」我拉出一把椅子請她

坐下，並且給她介紹了江寧。

江寧拿起桌上的帽子預備走。

「不要走，江寧，我們一齊去滑冰，安妮娜的外刃滑得很好。」我攔住了江寧，不管他有多忙，我們終於騎了車子到北海去了。

從那次滑冰以後，我因工作忙碌，很少去看安妮娜。江寧却和安妮娜來往得很密切。並且和伊凡諾夫作了好朋友。青年男女來往密切，是友誼上顯然的進步。況且安妮娜又是那麼美麗的女孩子。可是在我們這種工作的信條裏，除去命令與服從外，是不允許愛情與感情的發生的，所以我不免爲江寧擔一份心事。

是一個上午，我正在翻譯一份電碼，預備播送出去。江寧帶着匆忙的神氣走進來。

「趕快準備一下，下午兩點在王府井動手。」

「怎麼？你安靜點不好嗎，江寧？慢慢的告訴我。」我擱下筆，站起身來關了門。

「王克敏下午三點要去開會，經過王府井，我們去那裏等他。」

「是可靠的情報嗎？」我拉開抽屜拿出手槍，仔細的檢查着裏面的子彈。

「自然，根據幾方面的情報。」

「……」

「好，記住時間地點。我要去了。」

「你要到那裏去，這樣匆忙？」

江寧停住了將跨出門的脚步：「安妮娜約好我，今天一點鐘。」

「不會誤了時刻？」

「不，當然不會，但是我一定要去看她，因

爲有重要的事。」

王府井，這條古城裏最繁華的大街，電車和汽車穿梭似的來往着。商店裏的收音機，正播送着流行的歌曲。我站在一座西裝店的門前假裝在欣賞服裝的樣式，有五分鐘我回過頭來。看見江寧在拐彎處一根電線桿旁，舉起手來和十字路口的標準鐘對時間。

已經是薄暮了，等到使人感到人生的過長，而無聊的時間却是那麼多。江寧燃起一枝紙烟，像是在待五分鐘一班的汽車，他在汽車站上來回踱着方步。忽然路上的行人全湧向街角。「戒嚴！」警察揮着皮帶在趕行人。街中心頓時顯得空洞洞的。大概有十分鐘，遠處有汽車聲響過來。我握緊了衣袋裏的手槍，有兩輛汽車開過去，第三輛車子又開到街中心，我有點慌張，稍一猶豫，槍聲已連珠般響起來。車子應聲停住，司機死在方向盤上。我清楚的看見，車子裏有一個日本人，伏在王克敏身上，替他遮子彈。那些衛兵跑得無影無踪，只有路旁一名日本憲兵，掏出槍來在瞄準江寧。我不加思索的對他放了兩槍，但是遲了，他雖然倒在地上，可是，我看見江寧向前仆了一下，隨即被潮湧的人流冲向前面。大街上行人絕跡，像死水樣沉寂。警笛動人心魄的，發出尖銳的哨聲。警探的摩托車，迅速的追索每一個踪影。

我扶了江寧，不敢問一句他的傷處，摸索着向小巷裏跑。朦朧的暮色，已辨不清五步以外的路，隔了幾條街，有密集的槍聲，在東方燃紅了半個天，那裏在着火了！

江寧靠在牆上重重的呻吟了一聲，有半分鐘

的沉默，我想應該透口氣了。巷口却有隱約的皮鞋聲，和十幾道手電筒的白光。

「趕快走！把槍留給我。」江寧嘶啞着聲音，無力的用手向前推了我一把。

我幾乎是把他拖在背後，不顧一切的用盡了力氣，扶着他向前，拐彎就是冷靜的大街，西什庫天主教堂，正響來莊嚴的晚禱鐘聲。

我和江寧跌進了教堂誦經臺的門，兩個日本憲兵却被教士隔在門外。

「他們是殺人的兇犯！」

「看天主的面，武力不可踐踏天國的！」教士站在門前，禁止日本兵舉足一步。

「但是他們逃不了，我們已經包圍了你的教堂！」

江寧躺在地上，我跪在他身邊，血從創口不斷的湧出來。他蒼白的面龐，緊閉着雙眼。一個教士把一杯葡萄酒，灌進他的口裏，他的手在抽搐着向衣袋裏摸。

「錶！」我替他掏出一個大型的懷錶，他顫抖着打開了錶的背面，安娣娜的照像鑲在裏面，雙眼凝神的望着面前。江寧臉上露出一絲苦笑，隨又皺皺眉毛，把手伸向衣袋；他對門外的日本兵望了一眼，眼睛無神的散了光。

「安娣娜！」他輕輕的低語了一聲！隨即把頭沉重的垂到肩上。有一顆淚珠浮向我的眼角，我把他伸向衣袋的手輕輕拉出來。他的手上緊緊捏着一張紙片。竟是幾個月來，我朝夕欲得的敵人掃蕩華北戰場的軍事計劃地圖。

出國留學請不要忘記訂一份中外雜誌

中外雜誌

第二卷 第一期 要目

臺北與紐約.....	趙龍文
記雲南首義元勳黃毓成將軍.....	楊森
我怎樣接辦中華日報.....	楚崧秋
又談吳佩孚.....	章君毅
憶不列顛圖書館.....	葉耐霜
擒霸記.....	王撫洲
一寫石達開.....	王成聖
古城之夏.....	叢靜文
西安事變身歷記.....	萬耀煌
采石磯頭.....	易君左
蘇加諾的情人和情敵的筆戰.....	薩多諾
三度花嫁 (三續).....	尹雪曼
革命報人戴傳賢.....	徐詠平
題未定.....	羅時實
寫在蔚藍色的地中海之前.....	王成聖
我看時報方場.....	劉智
題未定.....	章君毅
晚餐 (短篇小說).....	孟瑤